



# 讀史之我思

詹華如



最近閱讀《劍橋中國秦漢史》一書，引發了一些思考。

關於漢代國制。

《劍橋中國秦漢史》說：“（漢）帝國的都城，不論是在咸陽還是長安，都是因為它在戰略上的有利條件而中選；也許在長達一個世紀或更多的時間中，帝國執政的主要目標與秦代基本相同，即不斷地鞏固、充實和加強這個國家。但是自從後漢立國起，遷都洛陽之事意味著發生了一種象徵性的變化。這時帝國政府宣稱，它的行政目標是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，選擇新都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而不是實際的考慮。因為長期以來，人們早就把洛陽與周王室視為一體；在後漢，周代諸王為行為的楷模而被人（統治者）仿效，周制而不是秦制被視為公正的行政先例而被採用。（第 13-14 頁）

周制，一直是孔子夢寐以求的政治制度。孔子說的“克己復禮”的禮，即是周禮，禮制。易中天認為，周制相當於今天美國的聯邦制，各諸侯國同美國的各州一樣，是獨立的、鬆散的。周天子只是國家的象徵。西漢承秦制，東漢承周（朝）制，這就是同為漢代的西漢與東漢在政治制度上的不同。政治制度與其行政目標是相一致的，由於東漢承周制，所以它的行政目標是“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，”就是漢光武帝劉秀的“以人為本”。“以人為本”，是東漢政治制度的品質或本質。

周代實行聯邦制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造性的制度設計。諸侯國有利於發展地方的經濟、社會和文化。周代的歷史教訓，是忽視了中央集權制的作用，因此，周王朝終於滅亡。有學者認為，秦漢以降兩千多年至清末，叫封建制，易中天說封建制到秦朝就不存在了。又有學者認為，秦漢以降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叫做皇權專制。但更多的學者認為，清末以前的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叫中央集權制。中央集權制的建立，大抵是吸取了周亡的歷史教訓的，從歷史教訓中汲取智慧。但中央集權制，又可能忽視地方應有的權利，引起地方造反，就不斷出現王朝的新生與更替。過度的中央集權，終於爆發了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。所以歷史啟示我們，不管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或主義，必須將中央集權制與地方政權相平衡，二者都不能無限膨大、走極端，要平衡在一個合理的區間。前蘇聯，實際上也實行的是16個加盟共和國的聯邦制，由於蘇共把中央集權制推向極端，並出現了特權階層，最後走向了覆亡。當然，蘇聯垮臺還有許多複雜的原因。





新中國成立以後，大約在三十年裡，過於強調中央集權制，而弱地方政權和經濟，因此造成餓死幾千萬人的慘痛教訓。中央制定的任務目標過大，必然以犧牲地方和人民利益乃至生命為代價。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近四十年中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處理的比較好。這是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原因。但在江澤民主政的十幾年中，出現了弱地方的問題，給人民造成了重大的苦難。歷史再一次證明，中央剝奪地方，地方政權剝奪人民，陷入一個怪圈或泥潭。好在胡錦濤、溫家寶主政以後，終於將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恢復到正常狀態。

我認為，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要把握兩條：一是中央所定的計畫指標不宜過大，甚至要留有一定餘地；二是貧富差距不能越來越大。要找到中央與地方切分蛋糕的合理比例，或黃金分割。國強須中央集權和權威，但強大國家又是地方支撐著的。從經濟來說，地方是涵養稅源的一池春水，若地方這坑水少了或幹了，又如何養魚呢？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處理不好，關鍵在中央，因為切分蛋糕的權利在中央，地方只能聽命於中央。毛澤東主政的時代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處理不好的，甚至以犧牲地方利益支撐中央，不惜竭澤而魚。民主集中制是好東西，但史達林、毛澤東的教訓證明，也會淪為獨裁制。

在地方四級政權中，又有個省、地政權與縣、鎮政權關係如何處理的問題。主動權在省、地，縣、鎮處於弱勢，因此二者關係處理得好與否，責任多在省、地政權。民主集中制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，但執政者如何正確地操作，執行得好才是好制度，否則也會出嚴重問題。正如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一樣，不同的執政者，所發生的效用就很不一樣。

歷史證明，不論中國或西方，在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上出問題的主要原因，在於中央，在於中央的主要執政者。中共在中央與地方、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上，處理較好的有張聞天、習近平等少數領導人，以毛澤東為最差。文化生態最壞的，也是毛澤東主政時期。

中國有優秀的社會主義制度，它之所以優秀，是因為能夠強國富民。但是，這種好制度，是靠執政者正確運作和人民的奮鬥與創造來證明的。有好制度，不能以好遮醜，因此習總書記一再強調問題導向。新中國歷史上，是出現過中央壓地方、政府傷害人民，以公有制剝奪人民利益等諸多問題，可見社會主義制度不執行好也會造成災難。資本主義制度幾百年了，仍存在許多弊端，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才實踐幾十年，還處在幼年階段。我們要年年月月總結經驗與教訓，努力從大局、大方向到具體政策與細節上豐富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。執政者要不斷在制度上有所創新，有所作為，決不觀念固化、僵化、老化，努力做到“日日新”，更不能驕傲自滿，止步不前。習總書記提出“四個自信”，這是必須的，但從自信到成功還有很大一段距離。我們自信，但我們不要以為已經掌握了真理，因為真理永遠是彼岸的。

習近平主政的四年多，救了中國共產黨，救了社會主義，救了中華傳統文化，在國際舞臺上表現出大國領袖的風格，在黨和國家歷史上初顯輝煌，國內外一片讚譽聲。但也存在問題：（1）貧富差距擴大；（2）對不同意見和觀點包容不夠（也許是處於穩定的考慮）；（3）黨與知識份子的關係的改善仍顯不夠；（4）國企塌方嚴重；（5）對民企重視不夠；（6）在國與國的關係上，出手大方；（7）習君被推到核心地位，雖然是黨的意志，但也須警覺。黨的歷史上，出現過領袖個人崇拜和專權的慘痛教訓。中共是宣導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的，但最有權利破壞它們的，也可能是黨的領導人或地方政權的主要官員。鄧小平主張改革開放，其功甚大，但他卻鉗制兩任總書記，並以武力鎮壓學生運動。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民主與自由，應成為執政者的政治靈魂，“人民的兒子”決不可濫用權權力。天天喊科教興國、文化強國，靠誰？靠知識份子，執政者怎能動不動在知識份子的頭上懸著嚇人的東西？黨與知識份子的關係和政策，在本質上是民主、自由的價值觀的問題。民主與自由，



已寫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是動不得的。

實現地方自治，是國共兩黨早期的革命主張之一。我建議，建立中央集權下的地方自治制度，給各省更多的獨立、自治、民主和自由，以便在新形勢下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，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與集中的關係，創造良好的社會生態和文化生態。中央要有權威，但不宜過大，不包打天下，幹許多幹不了也幹不好的事情（小平語）。比如稅收杠杆怎麼用，再分配的“切蛋糕”掌握一個什麼合理的比例，如此等等，都須用比例、數位和文字來闡明，並用憲法固定下來，以便中央與地方共同操作。在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與支持他國的關係上，毛澤東留下的歷史教訓最多、最重，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，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，我們一定要從歷史教訓中聰明自己，決不能重蹈覆轍。

關於歷史問題。毛澤東的罪錯從 1949 年 10 月算起，至今快 70 年；從 1957 年算起，至今已 60 年；從 1966 年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算起，至今也 50 年了。還有趙紫陽的歷史定論，據說當時就調查清楚了，拖延至今近 30 年。外國案件，只要調查清楚了，當即將結論公佈，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水門事件。有些國家，對政治事件也有較長時間的保密，但最多保密二十年就解密。中國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、公開透明、正大光明的偉大政黨，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政黨，我國的保密法和保密制度，是否要同國際接軌？黨和國家的歷史問題長期保密、存疑，有什麼好處呢？對用真實歷史教育全黨和人民，對執政者從中吸取歷史的經濟與教訓，與其保密，不如解密為宜。有哲人說，一個政黨、一個民族的消亡，最好的辦法是隱瞞和修改真實的歷史。這樣做，是危險的。我認為，政治家要有膽識，要相信人民，1959 至 1961 年，餓死幾千萬人，我們的人民不還是喊共產黨萬歲，跟共產黨走麼！況且，改革開放四十年，不僅國家強大了，也給人民帶來了許多好處和幸福，人民對黨和政府是有信心的。歷史問題久拖不決，害處多於好處，歷史是不講情面的。秉筆直書歷史，是自孔子、司馬遷 2500 年中國優秀文化傳

74 統之一，習近平總書記是中共歷史上最重視中華傳統文化的英明領袖。對重大歷史問題無限期保密，違背了相信和依靠人民的“初心”，是不自信和對歷史不負責的表現。

好制度是一回事，運作的好不好是另一回事。歷史證明，執政黨和領袖會犯誤，好制度下也會出大問題，不能因為人民和知識份子、甚至黨的高層領導人提了不同意見，就視其為異己分子，進行打壓。2017年兩會上，習總書記講，對提意見和建議、甚至提錯了的人，要包容。這是對黨幾十年經驗教訓的一個真誠而明智的總結，將發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。這是國家政權層面的正能量。不怕犯錯誤，就怕重複犯錯誤，真正做到也不易。一個經過近百年鍛煉與考驗、已經成熟的大黨，是不該神經脆弱的，應是有大襟懷的。

今天中國的共和體制，是否還有完善和發展的空間，仍是值得重視和研究的重大政治學問題。比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，集中與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關係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關係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，黨與政府的關係，黨和政府與知識份子的關係，建設新農村與保護中華傳統鄉村文化的關係，一國與兩制的關係，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的關係，歷史與現實的關係，等等，我們有成功經驗，但仍有盲點和痛點。如地方自治，就涉及省以下四級政權的自治，涉及民主、人權等諸多內涵與外延。中國社會這一塊，至今仍是弱項。黨和政府對地方愈放手，社會愈發展得更好、更成熟，愈文明進步與長治久安。用老子的話說，這叫“無為”，在“無為”中大有作為。有時管，不如放。當然，必要時，仍需管理。但管理不是管死，而是協調、引導，以便更好地讓社會與公民成長。如何對內開放，還權於民，讓人民自己教育自己、管理自己，成為真正的評價，還有許多工作要做。

要謹記，有個馬克思主義的論斷，歷史往往重複得“驚人的相似”。

